

书林漫步

一曲菱歌

◎陶晓跃

朱庆馀是中唐后期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当时有名”,就是说他的诗名仅显扬于“当时”。

朱庆馀以诗受知于张籍,张籍可称一代诗宗,而他又常以奖掖后人为己任。于是,也就有了后人对他的记忆。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题为《近试上张水部》的诗,字面的意思极为明畅,可诗题中的“上张水部”,一言道破了玄机。唐代应试科举的士人常有向名人行卷之风,以赢得名人的褒扬和举荐,从而加重金榜题名的砝码。

诗中的新妇是诗人自比,新郎则喻张籍,公婆也就是主考的代称了。诗人绞尽脑汁完全是在试探张籍的心思,结句的询问,其实就是诗人应考之前忐忑不安的心境折射:我的诗能否应和当代的潮流?是否能赢得主考大人的欢喜?作为一名应试的举子,能否一炮打响,将直接关系到将来的政治前景,朱庆馀自然煞费苦心,不敢有丝毫大意。

张籍一看此诗,立刻明白了朱庆馀隐藏在诗后的用心。于是,他在《酬朱庆馀》一诗中回复道:“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张籍将朱庆馀比作采菱姑娘,说她刚刚梳妆完毕,就出现在镜中;明明知道自己美艳无比、光彩照人,可又因为爱美之心太甚,便自寻烦恼地沉吟。衣着贵重的丝绸,并不足以让人看重;一曲清新的菱歌,那才真正称得上万金。张籍对朱庆馀的诗才,既给予了最为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委婉告诫朱庆馀,切莫在临考前东思西想,乱了自己的方寸。张籍所言的“一曲菱歌”,很有可能指朱庆馀曾赠给他的那首《榜曲》:“荷花明灭水烟空,惆怅来时径不同。欲到前洲堪入处,鸳鸯飞出碧流中。”

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中以为“此诗不言美丽,而味其词意,非绝色第一,不足以当之”。洪迈在诗中,读出绝色佳人,也算是知音之语。

因为有了张籍的大力推荐,朱庆馀受到时人的器重,众人为了满足好奇心,纷纷抄录朱庆馀的诗来欣赏。他的《宫词》也被选入《唐诗三百首》。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百花盛开,宫院却寂寂地紧闭大门;俏丽宫女,相依相并伫立廊下赏春。满怀幽情,都想谈谈宫中忧愁的事;鹦鹉面前,谁也不敢吐露自己的苦闷。

诗以景衬情,以热衬冷,体现的是极深极重的怨恨,而如此深重的怨恨却无以诉说,宫女人生的悲剧也就在那始而欲言,却终于无言中显露无遗。

朱庆馀的诗为后人首肯的不多,但作为诗人而言,有了自己的“一曲菱歌”,也就足矣。

绿茶画名家书房·向明

1928年生,诗人。



向明书房 我多次去台北,都会到向明家小坐。这间书房里,有他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大大小小的宝贝,拿一杯茶坐下,听他讲述台湾的诗歌往事……

书边杂写

《野人记》

◎段于鄢

辛丰年说,“本人是一条书虫,从小到老,贪食又杂食。少年时没人给我开必读书目,当然就乱看”,在初中时,“每学期一开学都要去借出来重温一遍的书却是《野人记》《猿虎记》等共十本一套的‘人猿泰山故事’”。如果说是套书,则其所称《野人记》似不真切。

1923年,胡宪生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说世界》之上连载译自美国人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长篇系列小说《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的选译集《野人记》,始于第1卷第12期,止于第4卷第13期。当时《申报》的广告说,“这部小说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就是著名影片《太山历险记》及《太山之子》的本事英文原本,销遍全球。现经留美硕士胡宪生先生译成中文,笔力老到,并有奇异之插图多幅,无论看过或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不可不看这部小说”。唯其连载以来可能颇受好评,于是商务印书馆又请了曹梁厦译“野人记二编”,俞天游译“三续野人记”《猿虎记》、“续篇野人记第四集”《弱岁投荒录》,仍在《小说世界》上连载。在此期间,胡宪生与曹梁厦的译作被商务印书馆纳入“小说世界丛刊”,以单行本出版,前者仍名《野人记》,后者改称《还乡记》,括注“野人记二编”。

再到后来,商务印书馆以“野人记”为题汇刊十种译作,依次为胡宪生译《猿人记》、曹梁厦译《还乡记》、俞天游译《猿虎记》、俞天游译《弱岁投荒录》、俞天游译《古城得宝录》、李毓芬译《兽王豪杰录》、俞天游译《覆巢记》、张碧梧译《重圆记》、吴衡之译《宝窟生还记》、张桐馆译《倭城历险记》。由于“野人记”移作他用,作了总题,原刊《野人记》只得改题《猿人记》,以示区别,“全部十册,合装一匣”。当年辛丰年所借阅的,应该就是此汇刊本。

新书快递

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

[法]达尼埃尔·阿拉斯著

马跃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著名艺术史家阿拉斯从细节角度“破译”大师之作的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达·芬奇到马奈,从凡·艾克到维米尔,从中世纪教堂到布面油画……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从“近处”着眼的西方绘画史。

以王羲之的名义:《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化之路

罗丰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梳理了由唐至清人们“以王羲之的名义”推动该碑经典化的历程。他不只关注文字、书法,更考索了碑的形制、花纹、石材,以及碑的物质存在同书法和碑文内容的关系,从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些重要的书法史问题。

柠檬树: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中东心底的故事

[美]桑迪·托兰著 杨扬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通过追溯巴勒斯坦难民巴希尔和犹太定居者达莉娅的错综复杂的人生,将阿以冲突通过非常具体的个体之间的冲突展现出来……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著 龚觅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试图描绘的是从普法战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这段时期内,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

《书呆温梦录》也是“拟书话”

◎曲辰

陈子善近作谈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字可归入“书话”之列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几位外,还提到了赵景深。记得他曾编过两本赵景深文选:《新文学过眼录》和《现代文人剪影》。找出来一翻,果然“编者序”里有言在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散文创作,真的是异军突起,杰构纷陈。其中有两支很特别,一为唐弢先生的‘书话’系列,另一就是赵先生的‘文人剪影’系列了。有意思的是,

赵先生也很欣赏唐先生的‘书话’系列,在写作‘文人剪影’系列的同时,曾仿‘书话’体写过《书呆温梦录》。”

姜德明在“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序言中说,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他首推的,也是赵景深及其《书呆温梦录》。

这是一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包含一组短小精悍的现代文学书话,收录在《文坛忆旧》(上海书店1983年版)一书里。我当年注意到

这本书,是因为内有《钱锺书杨绛夫妇》以及《上海文艺界的一个盛会》《一个作家集会》等“文人剪影”类篇目,对《书呆温梦录》一文印象不深。

赵景深文中提及唐弢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书话”系列,还提及黄裳在唐弢续稿未到时作为替补的“拟书话”。他像黄裳一样,最初热衷于搜集新文艺书籍,后来兴趣转向。《书呆温梦录》也可以说是他的“拟书话”。